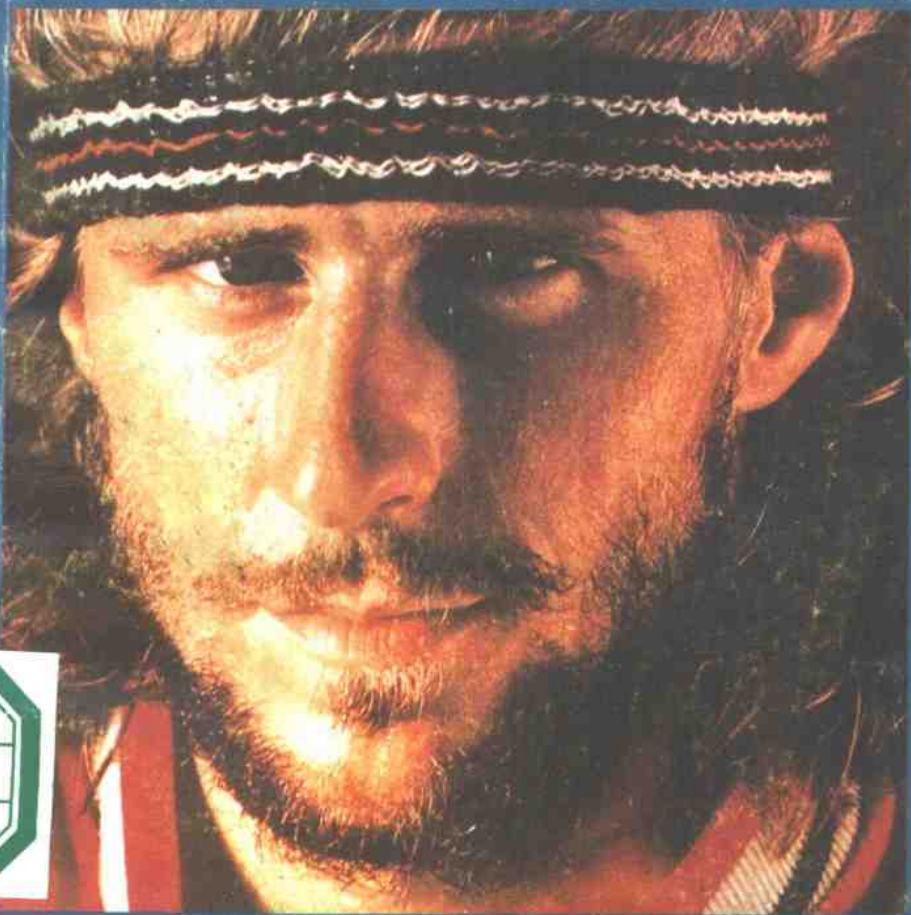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书摘丛书

1

DCFB

美國夢



——《中外书摘》丛书——

美国梦

——当代外国文学名著精选·1·——

《中外书摘》编辑部编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吴士余
徐庆霖
封面设计 劳 何

《中外书摘》丛书
美 国 梦
《中外书摘》编辑部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绍兴路8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25 字数 250 千字

1969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ISBN 7-208-00525-7 Z·36

定价 2.95元

美国梦

(当代外国文学名著精选·1)

内容提要:

本书辑入《美国梦》、《崇高的情感》、《超级行动》以及《追杀》等四部长篇小说的缩译本。

《美国梦》 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古巴青年，踏上了美国寻梦之路。他忍受了人格的屈辱，经历了灵与肉的搏斗，但在金钱、权力、美色的诱惑下，终于泯灭了人性，堕落成贪婪残暴的职业杀手和毒枭，毁灭了自己。美国梦破灭了，留下的只是悔恨。

《超级行动》 越战的幸存者肯特受命潜入苏联，偷盗米格 31 最新式飞机，隐藏在苏联保安机关内部的间谍也相机而动，一场惊心动魄的窃机事件拉开了帷幕。

《崇高的情感》 一个催人泪下，撼人心扉的爱情故事。纨绔子弟罗勃脱狂放浪荡，赫逊医生为挽救他的生命而丧生。罗勃脱悔恨不已，决心痛改前非，继承他的遗志，图报其恩。人生途中，罗勃脱对赫逊的遗孀海伦动之真情，但海伦难以消除隐痛。几经

波折,几番误会,罗勃脱终于赢得了爱。

《追杀》 伦敦近郊,两名妙龄女郎突然身亡,参与“奶油蛋糕”行动的女郎们遭到了克格勃的追杀,英国机密情报局头子M为此陷入了政治绝境。007奉命抢救幸存者,但他面临着九死一生的危机。

目 录

- [1] 美国梦……………〔美〕保罗·蒙尼蒂
- [121] 超级行动……………〔英〕克雷格·托马斯
- [165] 崇高的情感……………〔美〕杜洛勒斯
- [217] 追 杀……………〔英〕约翰·卡纳

美国梦

〔美〕保罗·蒙尼蒂

【内容简介】

一个聪明、富于同情心而又野心勃勃的古巴青年，带着对贫穷的痛苦和怨恨，踏上了美国寻梦之路。在金钱至上、人欲横流的美国社会，他忍受了人格的屈辱，经历了灵与肉的搏斗；但在金钱、权力的诱惑下，他却终于泯灭了人性，堕落成贪婪残暴的毒枭，毁灭了亲人：妹妹、挚友和爱妻，也毁灭了自己。美国梦已破灭，留下的只是他的悔恨和感伤。

这部小说真实而细致地描写了美国底层社会五光十色的众生相，深刻揭示了诸色人物的多重人格，与此同时，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繁华现象背后的黑暗和罪恶。

作者保罗·蒙尼蒂毕业于耶鲁大学，是美国当代著名新潮派作家。著有兩本诗集、五部小说。《美国梦》是他的成名作。

码头上，熙熙攘攘，混乱不堪。在捕虾船的渔夫眼中，这情景简直象闹革命。只因是政府的措施，渔夫们敢怒不敢言，呆在岸上的酒吧里灌黄汤，等候着疏散，恢复正常生活。

古巴官员压根儿维持不了秩序，由于卡斯特罗不愿给世人一种武力统治的印象，所以没有派遣军队来此做后盾。那些即将去美国的政治难民们都静静地守在家人及行李旁边，顶着炎热的太阳耐心地等候着，不时地向船上的亲友挥手高呼，这些亲友都是从迈阿密来接他们的；然而，他们却不敢往前走，惟恐触怒那些官员。

原来，卡斯特罗正准备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，因此他宣布开放马利耶港，听任古巴人自由离境。不过，这是有限额的。卡斯特罗做了这项宣布后，短短3天之内，美国方面便涌来3000艘准备接载这批政治难民的船只。

准备流亡的难民好不容易填完了一连串表格，终于获准在码头前端集中，港口的船只也随之骚动，纷纷向前挤去。

在一片喧闹声中，没人注意到那一辆辆渐渐驶近的卡车，以及在车队前后压阵的武装警察。这五辆隆隆作响的卡车是二次大战时期留下的，八成是苏联的产品。

强烈的阳光经过海水的反射，刺得人们睁不开眼，因此谁也看不见卡车里面载了什么。只听见车厢内隐约传来铁链的铿锵声，还间杂着此起彼伏的呻吟。对此，连那几个低声咒骂的武装警察也面露愧色，羞于将车内的情景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目睹。

现在，人们总算看见车厢内的人了，他们躺在车板上，人人双颊凹陷，目光呆滞，伸出铐着铁链的双手，如死囚般祈求赦免。这些人衣着褴褛，剃着光头，浑身发臭。他们站起来，顾不得被手铐脚镣磨痛的皮肉，蹒跚而行，被刺目的阳光照得直眨眼，每一车都塞满50—60个人。他们在警察的喝叱声下列成一队，走下卡车，旁观的群众这才看得真切。这些人尽管肮脏衰弱，可是却怀着强烈的求生欲，没有一个想死的。

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呢？政府当局一定搞错了。

一位移民局的官员站在码头前端，直着喉咙对一个船长解释：“我让你载回家人，你得另外载上 20 个反社会主义分子。”

“我这艘船载不了三五个人，你想害我沉船吗？”那红脸船长抗辩道。

“这不关移民问题，”那官员冷冷回答。“这是哈瓦那那方面作的规定。”

船长别无选择。他本是以英雄姿态受托前来接人的，怎能空手而归？这些难民的亲属此刻正在迈阿密港口焦急等候啊！船长不安地看看光闪闪的甲板，心想：只要那些难民听从他的叮嘱，倒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

“好吧。”他向一旁等得不耐烦的官员囁嚅地应了一句，一边纳闷，这家伙所谓的“反社会主义分子”是什么意思。

一个警察依次松了那批人的手铐，而后压低声音道：“滚吧，你们这堆令人作呕的垃圾，快去舔美国娘子的脚吧，看看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们。你们全会饿死在街上，脏猪！”

他每松一个人就念念有词地骂上一遍，可是被骂的人却忍气吞声，惟恐触怒了他，不替他们松手铐。在码头上示威的学生惊惧地注视着他们，眼神中似乎有一丝怜悯。然而警察的咒骂声却又挑拨起他们内心的憎恶，于是相互交头接耳道：“他们是罪犯、卖国贼、凶手、偏激分子。”

警察得意地笑了起来，骂得也愈起劲了，他已松了约莫 50 个人的手铐，另有一百多人在后面等着，其余的人还在鱼贯下车。

五辆卡车卸清了“货”，那批可怜虫便活象受了惊吓的动物，在示威的学生愤怒的咆哮声下颤抖着。“快把他们赶走！”众人的吼声中透着狂喜，这下可好，他们总算摆脱这些既老又病的累赘了。

那警察走到另一列囚犯前，往排在列首的那人跟前一站，故意狠扯那人手铐上的铁链，鲜血立刻泉涌而出，那人下颔一紧，却没回声。

“你也一样，疤脸，去舔那些大富翁的臭脚丫吧！让他们的大皮鞋蹂躏你那张疤脸！”警察从牙缝间逼出这话，继而转动钥匙，开了手铐。那疤脸年轻的疤脸男子把头一扬，以无比轻蔑的眼神盯着警察，低吼一声：“×你妈！”

他名叫东尼·蒙特纳。

警察闻言脸色一变，随即抬手向东尼·蒙特纳的脸颊上狠狠擦了一

4 美国梦

拳，拳头正好落在他那道疤痕的顶端，但他却浑若不觉，只是勾起唇角，微微一笑。

那警察气得浑身发抖，扬起手又给了他一拳，他却连眼也不眨一下，只慢慢偏过头，吐了一口夹着颗牙齿的鲜血。那警察气疯了，一把架起东尼·蒙特纳，打算把他拖到卡车后面痛打一顿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按住警察的肩膀，喝令：“放开他，押他们上船。”

那警察松开蒙特纳。为首的警官拿起扩音器，对码头上的政治难民喊话：“把证件拿在手里，一旦你们上了船，就不是本国国民了。证件如果遗失，美国人会立刻把你们抓住枪毙。”

囚犯们向码头前端走去，学生跟着围拢过来。囚犯马上三五成群，结伴而行。其实他们多半是独来独往的，谈不上是朋友，甚至可能为了一包香烟而互相残杀。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大家都知道在这节骨眼上还是团结来得安全。

只有东尼·蒙特纳毫不在乎地踽踽而行。他虽然套着破鞋，穿一件千疮百孔的衣衫，顶着光头，但走起路来仍旧昂首阔步，表露出豹子般的敏捷。那双眼睛喷着怒火，傲然地睥睨着周围的群众。他今年才25岁，有着一副强壮的体魄，狱中5年，他始终没有结交任何伙伴，因为他不需要别人照顾。

其他囚犯从没惹恼过他，对他总是敬而远之。他们清楚他是硬汉。他脸上那道疤痕令人望而生畏。

这时，那个难民已经登上了第一艘船，20个囚犯紧紧地跟了上去。船长在高声抗议，直到监督的警官亮出了手枪时，才噤了声。东尼看在眼里，迅速地盘算：他可不想上这些阔佬的游艇，到了迈阿密立刻被人象赶狗似地赶走。他环顾四周，想在那一艘艘豪华游艇中找出一条不那么起眼，跟监狱的船相像的那种船的船长不会太势利。他发现一艘飘着美国旗的渔船那船很合他的意，不知能否搭上去。

这时，东尼忽然听到他身后猛地响起一声友善的招呼。

他捏紧拳转过身，映入眼前的是一张友善的面孔。那人看模样比他还小两岁，瘦小黝黑，肌肉结实，相貌英俊，两眼透着机灵。

“你是谁？还是这种样子？”那陌生人笑了笑，“我是曼诺洛，人称小狐

狸，想起来不？我是你他妈的兄弟啊。”

东尼偏过头，目光往左右一扫，待确定没人听见他的名字后，这才收回目光，将曼诺洛上下打量一遍。这小子倒也邪门，虽然穿着破烂的囚服，全身上下却整齐利落，而且不知耍了什么手法，居然没被剃光头。东尼看得出这小子在牢里没待多久，所以脸上还有点血色。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，小子？”东尼的语调出奇地温和。

“我在关培那摩的一个帮派里混，后来偷车失风，我被判了两年。他妈的，那堆破铜烂铁早该送进垃圾场了，居然在警察局前抛了锚。”曼诺洛说到这里竟仰头大笑，似乎觉得尽管倒霉，却也不妨碍他自得其乐。“我听说他们准备把我们这批人运到美国，我就去问典狱长我能不能去，他说我还不够坏，要人渣才够格。我说我就是人渣，他说没门儿。结果，我花了600块才买动他的。你呢，东尼，你这一阵在哪儿？”

“你还是那么多废话。”他答道。

“是吗，”曼诺洛嘻皮笑脸地应着。“你有什么主意是吧？”

东尼闻言立刻表情木然，每当他现出这种表情的时候就意味着那将发狠，旁人见了一定会立即躲开。不过这一回他倒没这意思，只一瞬间，他便露出笑容。“没有的事。”

他们并肩向码头走去。

“我们搭哪艘船？”曼诺洛问他，东尼朝那艘破渔船点点头，曼诺洛顿时沮丧地低嚷道：“你在开玩笑？”

“最好与穷人在一起，”东尼慢条斯理地回答。“这样才不会被人赶下去。”

“希望你会游泳，朋友，因为那玩意儿看上去要去沉啦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们准到得了迈阿密。”东尼望着港面上的船只，傲然回答。

“我们到了那里以后要做什么？”

“发财啊。”东尼说完，自己却惊讶起来了，他以前从没起过这个念头。

“好啊，我赞成。”曼诺洛开心地举起手来，握紧拳头，精神抖擞地问，“东尼，你说我们能搞到自己的游艇吗？”

“咱们想什么就有什么，小子。”东尼的目光仍凝聚在远处的海面。此时此刻，四周的嘈杂声业已消失，他对着辽阔的海面露出自信的微笑。他拍拍

曼诺洛的肩，承诺似地说：“只要是那儿有的，都少不了咱们一份。”

其实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弟，不过在哈瓦那的贫民窟一起长大。他俩都是失去父亲的孩子，相同的命运把他们联在一起了。他俩的父亲都死于无情的战火，只留下几枚勋章及一笔还算过得去的抚恤金。卡斯特罗赢得政权后，贫民窟照样破烂不堪，不同的只是学校的历史课本改了内容，可是贫民窟里的孩子反正都不念书，所以也无从得知这项改革。贫民窟出身的孩子最高志向是当军人。自从巴蒂斯塔垮台后，欧洲、美国方面的赌徒、观光客也在古巴绝迹了，钞票不再象过去那样好赚，可苦了那些妓女、皮条客及小扒手。

东尼10岁时就喜欢坐在妈妈的小厨房里，听祖父大谈当年。他祖父从前曾在“康丝托碧海滩大饭店”当过侍者，每当他大吹当年花花公子、名媛淑女出入大饭店的盛况，东尼总听得如醉如痴，高仰着下巴，仿佛他也置身富豪的行列似的。东尼满脑子的幻想，他很明白，除非他能找回那逝去的神奇旧世界，否则绝不甘休。

12岁那年，他已开始学做买卖。和曼诺洛一起搭公共汽车去哈瓦那市中心的花园区，那儿是高级住宅区，住着许多历经革命浩劫的达官贵人及将领。他俩常常敲开某家富豪的门，一个人装作肚子痛，女主人多半会好心地给装病的喝杯苏打水，而另一个，通常是东尼，便伺机溜到别的房间，见什么偷什么。他们偷的多半是花瓶、瓷器、圣母像及烟盒等。偶尔偷到一些小饰物，东尼就随手扔给6岁的妹妹琴娜。他深知母亲若知道他干这种勾当，一定会把他押到教区神父那儿领罪。因此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将赃物藏在床下，瞅着没人时才捧出来欣赏，那副神态活象个置身宝库里的国王。

这之后，他们又学会了扒窃。通常都由曼诺洛坐在公园的喷泉边伤心地哭泣，遇到好心人安慰他时，躲在树丛里的东尼便乘机拨开树枝，悄悄地将那人的皮夹拈出来。他俩靠着这种方法赚了不少钱，足够两人抽烟喝酒，但东尼始终不满足。他想，如果要偷，那就要找有钱人下手，偷些珍珠、金表及厚厚的皮夹才过瘾，至于一般小百姓，他是不屑也不愿去偷的。

他14岁，曼诺洛12岁那年，两人便加入了一个帮会。起初他有些不

情愿，但他明白如果不同流合污，最后一定会遭殃的。帮里多半是15—16岁的孩子，最擅长破坏勾当，不是打烂文化中心的玻璃，就是将一部军用吉普车的轮胎戳破，此外还在别人的后门纵火，甚至还将活猫往电极上扔，造成全区停电。这班好恶作剧的小鬼最爱在干坏事时当场被发现，然后由人追着满街逃窜。他们自称为“魔鬼兄弟帮”。

如果有人控告他们是保皇党，从事地下活动，他们保准会笑得肚皮发痛。革命根本不关他们的事，那只是他们父母辈的幻想，他们可有的是正事要办：永远不成才的正事。

东尼16岁时，竟比以前越发定不下心了。他早就证实了自己和别人一样胆大妄为，具有强烈的破坏性，有次他拿土制炸弹同人拚命，不想瓶子却提早爆炸，险些炸断他一条手臂，帮里的兄弟因而对他敬佩起来，但只有曼诺洛和他的交情最深，也只有在曼诺洛面前他才会将心中的厌恶和不满发泄出来。

一天晚上，他和曼诺洛一起回家时说：“嘿，小子，你以为我会一辈子耗在这里？哈，那你八成在做梦。我要到有钱的地方去，然后找个公主，和她他妈的住在城堡里。”

“这里多的是公主哪。”曼诺洛瞄了瞄一个在窗里梳着长发的女孩说。

东尼嗤之以鼻。“小子，你的毛病就是胃口太小。”

但曼诺洛压根儿没听进去，只顾着用眼色去瞄那女孩，那女孩朝他娇羞地一笑，夹好了头发。曼诺洛于是将大拇指往皮带环里一插，斜倚着路灯柱，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。

东尼视若无睹地凝视着前方，握紧了拳，额角沁出汗珠，而后以颤抖的声音低语：“小子，我说的是公主，你明白吗？”

他常到码头上向一些老渔夫讨教迈阿密那儿的情况，结果他们说的都一样：身无分文就别去。迈阿密的穷人和哈瓦那贫民窟的穷人一样惨。东尼细心聆听，再将那些反美国的论调过滤掉。他知道佛罗里达距这儿不过90英里，要去并不难，有本事的只消有条40马力的船，便可到达目的地。不过他听得愈多，就愈明白他必须有所依恃，得花钱打通关节，否则便会和那些蠢头蠢脑的墨西哥农夫一样，变成不合法的偷渡者。

于是他就四处张罗，设法找门路。他很少参加帮派的活动，帮里的兄弟

对他不满，曼诺洛总设法替他息事宁人。东尼摸清了那些专卖私货及放高利贷的酒吧；卡斯特罗执政之前，这批人都衣冠楚楚，口叼高级雪茄，如今迫于情势，不得不和一般人同样穿着打扮，但他们仍旧日进斗金，只因永远都有人需要他们的服务，所以他们仍旧需要跑腿的。

一开始他们只派些小差事给东尼，要他在贫民窟里卖大麻雪茄，通常一根雪茄可净赚五毛钱。一个半月后，他一天就能做 200 元的生意，又过了一个月，每天的营业额高达 500 元。与他争生意的多半是些老嫖头，并不期望藉此赚钱，只要能免费吸过瘾就成，因此没对他构成威胁。他不断拓展市场，和一位下士搭上了线，分给他一部分佣金，通过他的关系将货打入城内的军营。他还联络了许多帮派，请他们到各地代售，甚至买通狱卒，销给囚犯。

他的做法使酒吧里的那些老骗子大吃一惊。他们原认为大麻生意不过是小意思，不指望赚钱，只把主要目标放在赌博及放高利贷上。经东尼这么一搞，他们立刻发现他不是个简单人物，于是派了个赌回力球中间人的缺给他，那份工作要负的责任较大，也可以少跑些腿。他们甚至暗示只要他规规矩矩地干，有朝一日可能连保险的差事都会有他的份，一旦当了保镖，有了自己的地盘，就可着实捞上一票。

然而东尼拒绝了他们的提拔，这一来更令他们惊愕不已了。东尼继续在街头销售大麻雪茄，还将曼诺洛也拉进来做些小差事。那年 8 月，他还亲自跑到种植大麻的山区参观作物生长情况，发觉如果他自雇工头，产量将可增加一倍，然后运到海岸的工厂加工，再用船只运往哈瓦那，这么一来要比那些老爷货车运货快多了。但这只是一个设想，他并不想付诸实行，因为他计划一年内要离开古巴，不愿有太多的牵扯。

到了圣诞节时，他已存了 6000 元。他把钱装进饼干罐头里，藏在母亲的床下。他预定存满 1 万 5 千元，用它去黑市换上 1 万美元。

他妹妹琴娜过 13 岁生日时，他买了条金十字项链送给她。琴娜戴着那条项链走进厨房准备吃生日蛋糕时，母亲却一把扯下那条项链，往窗外的水沟里一扔。大家都不敢吱声，此后东尼再也不送礼物给家人了。

他揣测第二年的夏天大概就可动身前往迈阿密了。曼诺洛将赚来的钱全用来买黑市上的美国牛仔裤及皮鞋，东尼却不同，他从不买东西给自

己，也毫不以目前的节衣缩食为苦，反正一等他到了迈阿密，就能打扮得象王公贵族，因此目前的等待倒也充满了愉快和希望。

2月的一个早晨，他扛着一袋货前往军营，大道旁的柠檬树绽满了花朵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幽香。

他和那位下士在两辆卡车间做完了买卖，正在数钱的当儿，他瞥见一旁的骑马场，栅门未关，他正好望见一个骑马而过的女人。她穿着乳白色的马裤，脚上的马靴亮闪闪的，颈间还系了条丝巾，如一片薄雾般在她身后飘荡，一头光洁的乌丝洒在肩际，分外撩人。东尼情不自禁地走到栅门前紧盯着她瞧。她再次经过他时却目不斜视，只轻轻拍拍马头，对它温柔低语。她宛如从梦境中奔驰而来。东尼紧握着木栅门，握得指关节都泛了白，带着满心的渴望，望着她迎面而来。

“我认得你，”她的唇角泛着一抹戏谑的浅笑。“你就是送大麻的男孩。你有安眠药吗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她叹口气又说：“我睡不着。”而后将长发一甩，扯下丝巾，没再多说，赶着马又骑走了。东尼又呆呆地望了5分钟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又跑去骑马场，当她骑马经过他时，他忙举起手中的酒瓶，对她摇晃着。两人相视而笑，她弯下腰，接过酒瓶。

“你还干些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都干。”

“下午3点，马厩后面见。”她低声对他说。

结果他两点钟就赶了去，还穿了曼诺洛的花俏衬衫。他在马厩后面的小径上来回踱步，一边咒骂自己为什么还是个处子。

她驾着车来了。东尼上了车，她却一言不发，车子发动后她却笑了起来，笑个不停，他真以为她会这么永远笑下去。他们穿过一片旧住宅区，区内许多房子都已捐给政府作为机关。她转了弯，将车子驶进一道高石墙的大门内，他一眼瞥见门内的宽阔草坪以及殖民式的官邸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这时，她的笑声已低了下去，变成含糊的喉音，他这才张口准备说话。

“什么都别问。”她头也不回地先堵了他的嘴。

她领他穿过凉爽的大厅，上了一道弧形的大理石楼梯，走进一间用桃红色丝绸布置的卧房，房内有一张挂着顶篷的大床，落地窗外的阳台俯瞰着一座池塘，塘上一对黑天鹅正悠然地来回游荡。她撕去东尼的衣衫，又动手为自己宽衣解带，之后，他们倒在床上，她喘着气，吻遍他的身躯，再将他拉过来，把他引进自己的体内，直到她放声尖叫为止，此刻，他已无暇顾及自己仍是处子的问题了。

事后，他们洗了个长长的热水澡，又在砌着白瓷砖的地板上进行一次。5点钟，她把他送回马厩，又叮嘱他，“什么都别问。”

东尼自然不敢提半点疑问，甚至不敢去想这回事，更没有向任何人泄漏半句话。他重新安排工作时间，将主要生意排到晚上做，以便每天下午3点赶到马厩和她幽会；她大约一星期来接他两次，不过却没定在哪两天。

一连儿星期，他们除了在床上呻吟外不曾交谈过。他不时送她一件小礼物——围巾、手镯、香水什么的。她总是孩子气地睁大了眼睛，含笑地拆开礼物，不论盒里的礼物是什么，她见了都会开心的笑出声，然而那些礼物东尼却再也没见过。她既没把它们搁在梳妆台上，也没放在橱子里，仿佛将它们藏了起来。

东尼也从来没问起礼物的下落。

半年一晃而过，一年也飞逝而去，他已存了15000元，曼诺洛不停地追问他到底去不去迈阿密，他总是说：一、两个月之内就动身。如今曼诺洛已接管了他大部分生意，他前往美国打天下的梦想也丝毫未减，要走随时都可以，然而每天一到下午3点，他就象着了魔似的，如果她不释放他，他永远都脱不了身。她成了他的黑暗女神，若要与她分手，就无异与他过去的一切告别。而且不只是自身的一切，还包括了他祖父的，他祖国的一切。

3月里某个下雨的星期五，他送给她一只玛瑙胸针，她将胸针贴在脸颊上，唇边泛着那心不在焉的笑意，而后将胸针放回盒中，搁在茶几上。紧接着便宽衣解带，兴奋得喘息呻吟不已。他们总象处于疯狂的阶段，似乎想借此逃避彼此内心的疑问。稍后，他们双双躺在浴盆中，慵倦的摩挲着对方的脸。由于这些过程永远不变，因而成了一种虚幻的梦境。

那天，他们出了浴盆，她用毛巾擦干头发的当儿，他却跪在瓷砖地上吻他的腿。还差20分钟就是5点了，他必须尽快离去。然而她却不知怎的

又将他拉回床上，脸上泛着怪异而沉静的笑容。他不知自己为什么要随她摆布，躺在她怀中一动不动，任凭时间流逝。

他的头偎在她胸前，他感觉得到她心跳的节奏，过了片刻，他以为她睡着了，谁知她却无缘无故地倒抽一口冷气，紧接着，卧房的门就哐地敞开了。东尼愕然一愣，仿佛觉得命运之神在他一丝不挂之际突然闯了进来，将他逮住。

他没来得及看清，仓促中依稀看见来的是个穿军装的、满脸大胡子的男人。她不知何时已悄然溜了出去，似乎先前根本不曾存在过。东尼跳下床，抓起台灯，与闯进来的男人绕着房间追逐。大胡子军人不断咒骂他，但他却没听见对方谩骂的内容。使他幸运的是那军人并没有佩枪，于是猜想他的军阶必然很高，用的是随身侍卫。这时，东尼才初次明了命运的无常，清楚自己必须逃过这个劫难。

他舞动着手中的台灯，退到门边，然后高举手臂，将台灯死命往那人砸去，那人机灵地闪入浴室躲避，东尼乘势拔脚就跑，奔过大厅，三两步跳下楼梯，却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倒栽葱地摔下楼，滚到楼梯口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耳边却听见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拔脚冲到门边，可是双手却吓得发软，一时间竟扭不开门把。紧接着，那军人已捏住他赤裸的肩膀，用力将他扳过来。他不知那人要拿什么武器来对付他，只能拚命咬紧牙关。

那人仍旧咬牙切齿地咒骂不休，一面亮出手中的家伙。东尼望见一柄又长又弯的剃刀，立刻本能地伸手护住下体，而他那张惊吓茫然的脸庞便成了那妒火中烧的男人的最佳目标，于是刀光一闪，利刃已划破他的脸颊，险些便戳瞎了他的眼睛。那剃刀痕从他的颧骨蜿蜒直达下巴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，只见一股泉涌而出的鲜血，这一瞬，他连张口惨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。

那军人收起剃刀，转身大步穿过大厅，丢下了鲜血淋漓、骇然至极的东尼。东尼知道对方已报复完了，于是一跛一跛地又上了楼，取回他的衣物，再拿起她擦头发的毛巾捂住伤口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他一路躲躲闪闪地走回家，到家时天都黑了，他偷偷摸进家门，独自治伤，翌晨他醒来，发现伤口发炎了。瞧那伤

